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大合

八千里路云和月

——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

龙美光◎编

■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 ■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奉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入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开世之先驱，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开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谋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中领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 云南出版集团

◆ 云南人民出版社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

八千里路云和月

——长沙临时大学搬迁记

龙美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 / 龙美光编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18.12
(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
ISBN 978-7-222-17698-0

I . ①八… II . ①龙… III . ①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IV . ① G649.28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2424 号

出版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张力山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陈 晖

责任印制 李寒东

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

龙美光 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理煌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7698-0

定 价 46.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0871-64109126 发行部：0871-64108507

审校部：0871-64164626 印制部：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者絮语

龙美光

编完“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文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十五六年来自搜集西南联大文献资料的阶段性成果。

“北清南合，联大花开。”在中华民族八年全民抗战的征途中，联大已成为文化抗战的璀璨星辰。土坯墙的茅草屋内和铁皮顶下，联大人精研学术，读书救国，空前绝后的艰苦环境并未磨灭他们的心志，反而使他们越发动奋起，并加速了各项伟大成就的开创。他们说：“只要读书救国好，哪妨菜坏吃不了？”在抗战号角声中，她的诞生与成长，就是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伟业的生动反映。

美国学者易社强指出，联大的遗产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均相继出版了研究专著。在国内，联大也越来越被各界所认同所钦慕，各类文著层出不穷。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联大的研究更有赖于文献资料的支撑。自联大于长沙肇始以降，已出版的联大时期文献仅有1939年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日记集）、1946年出版的《西南采风录》（歌谣集）、1946年出版的《联大八年》（征文集）、1998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档案集），以及2018年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日记集）等，其他已问世的多为数十年后的回忆与研究。上列诸书，仅有印制恶劣的《联大八年》是联大时期回忆文集，我十几年前得到该书时，就急切地想要为其编一套姊妹书，收录其时在书、报、刊发表过而后未曾在联大专书中露面的一些

文字，使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联大。随着资料搜集进程的推进，这一梦想如今终于变为现实。

这套文丛中的文字，都是在抗战艰苦异常的环境下联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真实见闻和真情感知。文丛的近400篇文章，全部采自民国时期付印的数百种书、报、刊，作者群星灿烂，角度各异，内容繁杂，涉及面广，最大限度地忠实保存了联大本真状态，将使所有关注、热爱联大的读者对联大的研究和认识更深入透彻，有助于人们走近走进、研究探讨和学习实践联大文化，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文化精髓。

较《联大八年》而言，本文丛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更大，涉及面更广，视角更全面，现场感更强，可读性更佳。文丛体裁多样，以回忆录、信件、日记、评论、报告文学、新闻通讯、诗词等，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彰显揭示了联大的办学历程和办学精神。编者将这些生动反映联大的文字，依其内容，大略别为九册。其中：

——抗战烽火，学府西迁。《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载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沙临时大学建校的历程，及其后长沙临大辗转迁徙昆明改称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翻启联大不可磨灭的史册开篇。

——箫吹不绝，弦歌不辍。《箫吹弦诵在山城——西南联大学术风景线》呈现了联大身处边城，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学术，弘扬文化，形成联大府异常活跃的学术风景线。

——爱国阵地，青运先锋。《我以我血荐轩辕——西南联大爱国运动纪》透过团体活动看联大，从不同侧面展示联大的壁报、社团等活动，是联大爱国运动的缩影。

——九州遍洒，黎元热血。《一寸山河一寸血——西南联大抗战救亡曲》反映了联大师生在烽火警报声中，心系家国存亡，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以投笔从戎等多种形式，谱写的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抗战救亡曲。

——身处西南，动心忍性。《布东考古布西算——西南联大师生众生

相》再现了联大师生克服居无定所、物价暴涨、空袭频仍等穷窘考验，直面生活，致力学术的不屈不挠精神。

——绝徼移栽，问学树人。《绝徼移栽桢干质——西南联大问学拉杂谭》实录了联大作为我国最高学府的联合体，移驻云岭，以学术救国的时代担当，顶天立地，攻坚克难，成为社会文化引领者的风貌。

——导扬文化，壮怀难折。《南渡流难寄山河——西南联大服务边疆志》记叙了联大师生立足云南，脚踏红土，心系山河，深入西部进行社会、人文、自然考察，投身边疆开发的情形。

——中兴大业，更须人杰。《五色交辉聚人杰——西南联大人物风采录》彰显了联大以“大学者，有大师之谓”的恢宏气魄，展现了一代名流巨擘的英才风采谱。

——斯文一脉，如山如海。《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颂赞了联大以三校“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的办学气质所铸就“刚毅坚卓”的风骨。

以上九册，虽各有侧重，然而又相互联结渗透，相互渲染补遗，美美相成。无疑，这是一部雄浑壮丽的西南联大纸上纪录片。

为使读者更真切地进入当年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除了对明显的错讹进行修订外，编者尽可能尊重原文风貌，一律不作改动。例如“那”（哪），“底”（的），“化”（花）之类民国时期遣词用字，以至其标点符号，便一仍其旧。

囿于时代局限，有些文章存在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如“夷人”“罗罗”“倮倮”“苗子”等），以及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误读讹传（如知识落后、手段野蛮等），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为了有助于民族史社会史研究者，多未作更动。文丛也容纳对联大的各种批评甚而误解，这些不同的声音，恰恰反映了联大包容万象的一面。

有人说抗战时期最有效率的两个机构，一是西南联大，一是速记学校。而这套文丛的编辑却历经七年才告完成，相较联大真是效率颇低，甚感惭愧。文丛编辑之初我新婚的妻子刘仁芳参与录入大量文字，时小儿龙景湘正于母腹中孕育，如今孩子已在迈向小学新生的路上，九本小书才呱呱坠地。文丛编竣付梓，似乎自己也置身联大之中，与师生们一起在警报声中抢时间、洗脸水、抢饭菜、抢书籍、抢座位、抢听讲演、抢出壁报、抢泡茶馆，与他们一起创造无与伦比的西南联大故事。

文丛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成书过程中，西南联大研究专家，有关方面的师友、同事、学生，以及云南大学秦树才教授团队助力编校工作，使得此书能够顺利付梓。谨此一并致谢！

文丛自2011年启动编辑工作起，即通过微博等多种方式查找书中作者的联系方式，但至今为止，有关的信息反馈寥寥。在此特别拜托文丛的有关作者及其亲属与编者联系。

当然，有关西南联大的战时文字不止这九册的规模。不算西南联大师生在战时撰写的著作、文论、报告等等，单就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文字而言，笔者手中尚有十数万字未及整理，其后或有增补或续编，敬请读者诸君期待。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许多民国文献印刷模糊难辨，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二〇一二年七月，写于昆北盘龙江畔

二〇一六年六月，改于西南联大旧址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定稿于云南师大呈贡校区

目 录

编者絮语 龙美光

北大在长沙 杨振声 // 001

南岳脚下 魏东明 // 006

记长沙临时大学 豆 三 // 009

长沙临时大学见闻 陈一沛 // 014

三月来的长沙临大 缺 名 // 019

报告一些临大的消息 向斯达 // 025

第一期抗战之检讨与对青年之企望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对长沙临时大学讲演) 陈 诚 // 027

我们究竟怎么样?

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对长沙临时大学学生演词 张治中 // 038

云南省政府训令(祕二教总字第873号) // 051

勉徒步入滇的大学生 求 闲 // 052

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记 金 五 // 054

贵州步行记 德 瞻 // 080

荒山行(湘黔滇步行日记之一) 高一凌 // 096

- 自长沙到昆明 赵悦霖// 100
临大长征剪影——寄自云南蒙自西南联大 田 庄// 117
从长沙到云南 志 鸿// 121
横过湘黔滇的旅行 向长清// 125
千里上课记 保兰冯// 134
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 源// 139
从长沙徒步到昆明
——临大师生的迁往新校址 (Sanday Magazine) 明夫 译// 143
滇越道上 金永祚// 147
有意义的民俗记录——《西南采风录》序一 朱自清// 151
劳苦的呼声——《西南采风录》序二 黄钰生// 154
是原始，还是野蛮？——《西南采风录》序三 闻一多// 157
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抵滇小记 佚 名// 160
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
——英勇精神赛军队 热情流露动人心 本报特写// 163
欢迎临大湘黔滇旅行团 李□意// 167
记联大学生步行团抵滇 云南民国日报记者// 171
“临大”学生在广州 修// 176
联大在云南 吕实名// 179
一年来之西南联大 金 五// 182
滇行散记 胡 嘉// 186
海防见闻 文 栋// 191
从香港到昆明 赵捷民// 197

- 香港印象记 赵捷民// 205
西南联大通讯（昆明）徐 羊// 211
从清华园到长沙临大 陈 达// 215
战后之大学教育 佚 名// 231

// 北大在长沙

杨振声

战争当是文化的转捩点，它毁灭了旧的，同时也给了一种创新的机会。这看你能不能利用那机会；机会稍纵即逝，而创新又常是一件艰辛的工作。

在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离开了晴空丽日的北方与平津的优越环境，赤手空拳的跑到卑湿的长沙去办临时大学。这是一个剧变，一个试验，试验他们能不能适应新环境与创造新纪录。

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七七事变后，此议即酝酿于南京，二十六年八月间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除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外，每校各加一人，北大为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此外有傅斯年、皮宗石（当时湖南大学校长）、朱经农（当时湖南教育厅长）为委员。又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教育部次长周炳琳为主任

秘书。我是事变后八月二十六日到的南京。因为周炳琳先生当时不得脱身去长沙，我与清华北大都有渊源，南开也多朋友，才把我代替了他。于是以筹备委员的资格于九月初与梅月涵先生到了长沙，我们也是最初负筹备责任的人。

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筹委员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许多委员仍未能到会。九月二十左右蒋梦麟先生与三校同人陆续到达。筹备的工作渐渐开展。九月二十八日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也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之常务委员会负责。

当时最巧的是长沙圣经书院停办，我们就租借了那整个的学校，教室、宿舍、家具俱全，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就是我们临时的防空洞。

我们都各得其所的恢复了学生生活，住在每人一间小房的学生宿舍里，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小火缸煮茶谈天。到时围住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大家自动的要求吃苦，要求缩减。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中，决议薪水打七折支给。又公推蒋梦麟先生兼总务长，梅贻琦先生兼教务长，张伯苓先生兼建设长。后来蒋先生成天算账，累出胃病来，才让旁人帮他的忙。

至于课程方面亦多整理。三校院系颇多，加以归并者：如历史社会学合为一系，哲学心理教育合为一系，地理气象亦合为一系。共设四院（文、理、工、法商）十七系。

最困难的是图书仪器的设备。图书方面适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书籍迁长沙，我们便把地下室借让他们藏书，同时便与之订立图书借用办法。北平图书馆也迁来长沙，我们便把办公室让出一间作他们的办公室，也与之订立图书合作办法。又于十月十八日议决在邻近的孤儿院与涵德女中的空地上，建筑化学实验室及物理修械室。又买了几套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造的仪器。这些简单的仪器却救了一时之急，其后至昆明联大时，也还在用。

十月十八日开始学生报到。到的学生多来自战区，生活没办法。即于十月十九日常委会中议决：由学校经常费中节省五千元作为贷金，救济困苦学生。此后救济贷金，虽有种种名称，而长沙临大，实开其端。

先生学生到的渐渐多起来，长沙临时校址容纳不下，遂将文学院迁于南岳。

十一月一日，二十六年度开始上课。虽比平时校历晚了一个多月，然在敌人不断的空袭中，学校到底开了课，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那时大家很自然的看重国防问题。学校组织国防技艺服务委员会及介绍委员会。又注重军事训练，曾于十二月十日布告学生，凡服务与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这也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参军的先声。至军事训练方面，曾经推定张伯苓先生为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此时学生宿舍方面，也完全用军事管理。女生则兼习

看护。

这个在播迁中的临时大学，设备虽极简陋，大家却那末富有朝气。而生活愈简单，做事的效率便愈高，纠纷也愈少。我那时还常在想：这正是三校反省的机会了。重要不在留恋过去的光荣，而在如何创造一个崭新的将来。三校比较之下，各校的短长互见。既可取长补短；而人才集中，也为任何一校所不及。当时一位清华的朋友对我说：“从来学校的人才没有这样盛，个人的朋友也没有这样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永久合作呢？”这也可见三校的融洽无间了。

二十六年底，战事风声渐紧，至二十七年一月十九日长沙临时大学始决议迁住昆明。一方面派人到昆明布置校舍，添置设备。一方面于一月二十四日办理第一学期考试。一月二十七日学生开始填写入滇志愿书。至二月十日，总计欲赴滇就学学生八百二十人。此次学校再迁，大家不但不感颓丧，精神反更振作起来。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自长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团了。除女生及身体不适于长途旅行的男生外，学生愿意参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员方面参加者也有黄钰生、李继侗、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诸先生。

二月中一个早晨，阴沉的初春天气，两部大卡车，满载着二百多人的行李，先行出动。大队渐渐集中，我们在骄傲眼光中看着他们出发时的热情与勇敢。从此他们深入民间，亲身接触各地的风土民情，亲眼看见各地的民生疾苦，亲手采集各

处的科学标本。他们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为时七十三日。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

同时，在他们到的二十五天前，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选自《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八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

// 南岳脚下

魏东明

衡山是湖南一个小县，靠粤汉路，据说每年有二十万旅客来到，都是来朝山登岳的。虽然南岳离县城还有三十里，但衡山县的地位名望，是全仗这山的。抗战爆发之后，这里并没有很快地引起变动，只是县里成立了人民抗敌后援会，成绩没有甚么表现，各中学情绪和要求很大，工作也逐渐萌生。

随着战局的展开，在退出上海，国府迁渝的时候，衡山县起了很大的变动。许多军事机关搬来了，南岳镇有宪兵向乡民指导“新生活”了，壮丁训练加紧了，白墙都涂黑，高射炮装好，飞机也在山头巡回，房子涨到十八块钱一间的月租，市镇上满处是兵，兵，兵，和外来的军官家属。

本地居民，可是恐怕敌人飞机跟来轰炸，搬走了不少。

小学都搬到了乡间，中等学校只有乡村师范和岳云农职两家，这里中学生是最热烈的抗敌工作者。

乡师的校所，已经让给了军委会，他们全校连师长带同学带工友，都分散在四乡工作。他们跟地方当局跟定县平教会都有联络，在各乡干的是组训工作：训练壮丁，辅助乡村小学实施国防教育，帮同组织当地民众救亡团体。这个学校平日宗旨就是造就乡村工作人才的，所以这局面不只使他们发挥能力，也正是实际学习。他们的工作极其严肃努力，有周密的计划，师长们也都是专长的指导员，所以成绩很好。比较不够之处，第一是跟民众不能打成一片，太着重形式的领导，第二是限外面联络不够，对大局动向不敏感，第三是工作还太经常的，不能抓定环境的推移，加强政治工作，准备游击战争。

岳云中学在抗战以来作了许多次的下乡宣传，成绩虽然还不算好，同学的情绪却都很高。就以寒假毕业这班来讲，有的跑到陕北公学去锻炼，有的去考航空机械生，剩下的也很少回家，要留在学校工作。他们提前了年考，现在已经放假。校所也曾经军委会指要，但现在还没到必须搬走时候。近来南京两广中学也搬去了合并一起，由学校发起了寒假抗敌工作训练班，由本校及乡师教员及临时大学同学担任训练，有国际情势、民众运动、游击战术等课目，话剧歌咏讲演等团体活动。以后预备到乡村宣传，校址被借则像乡师那样在乡作组训工作，衡山危急则组织游击队。

另外应该提到，十一月搬到南岳去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学院，这一批人的认识和才能，不见得比中学生高明，可是热情和勇气，却还不及中学生。许多救亡青年，过去在北大清华